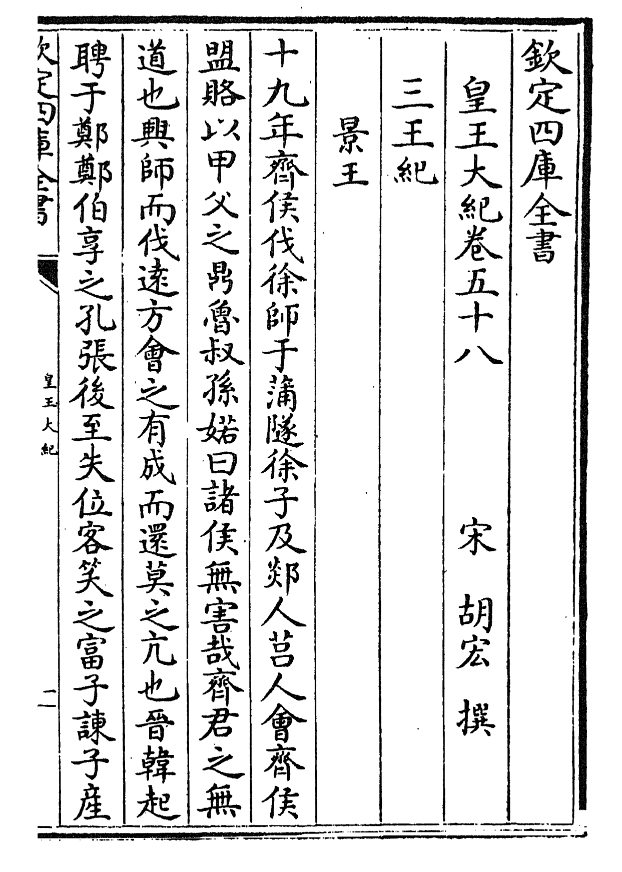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皇王大紀卷五十八　　宋　胡宏　撰

三王紀

景王

十九年齊侯伐徐師于蒲隧徐子及郯人莒人會齊侯盟賂以甲父之鼎魯叔孫婼曰諸侯無害哉齊君之無道也興師而伐遠方會之有成而還莫之亢也晉韓起聘于鄭鄭伯享之孔張後至失位客笑之富子諫子產

曰非子之恥乎子産曰發命之不衷出令之不信刑之頗類獄之放紛會朝之不敬使命之不聽取陵於大國罷民而無功罪及而弗知僑之恥也孔張執政之嗣世守其業而忘其所僑焉得恥之韓起有環其一在鄭商起謁諸鄭伯子産曰非官府之守器也寡君不知公孫揮謂子産曰晉國韓子未可偷也若屬有讒人交鬭其間鬼神而助之以興其凶怒悔之何及吾子何愛於一環子産曰吾非偷晉而有二心將終事之是以弗與大

國之人皆獲其求將何以給之一共一否為罪滋大無
禮以斥之何厭之有吾且為鄙邑出一玉而失吾位韓
子成貪將焉用之起私覲於子産以玉與馬曰子命起
舍夫玉是賜我玉而免吾死也敢不藉手以拜楚王聞
蠻氏之亂也與蠻子之無質也使鄭丹誘戎蠻子嘉殺之
遂取蠻氏既而復立其子焉晉歸魯侯子服回語季孫
曰晉公室將遂卑矣君幼弱六卿强而奢傲將因是以
習習實為常能無卑乎晉侯薨子去疾嗣魯大雩鄭大

旱晉葬其君魯季孫意如如晉會葬歸語人曰子服回之言猶信子服氏有子哉經曰十有六年春齊侯伐徐楚子誘戎蠻子殺之楚子之誘一也或名或不名者慶欲滅中國而棄疾討蠻氏謹夷華之辨也蔡侯與蠻子之見殺一也或名或不名者蔡般弑父與君蠻氏亂而無質其罪之輕重差矣夏公至自晉左氏曰公如晉平丘之會故也至是始歸者晉人止公其不書諱之也昭公數朝于晉三至于河而不得入兩得見晉侯又欲討其罪而止栫其困辱大甚矣在易之困曰困亨者困困窮而至亨也夫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徵於色發於聲而後喻此正憤悱自強之時而夏少康衛文公越句踐燕昭王四君子者由此其選也今昭公安於危辱無激昂勉勵之志所謂自暴自棄不可與有為而人亦莫之告矣不亦悲乎諱而

不書深貶之也秋八月己亥晉侯夷卒九月大雩季孫意如如晉冬十月葬晉昭公

二十年小邾子朝于魯四月甲戌朔日有食之魯祝史請所用幣叔孫婼曰日食天子不舉伐鼓於社諸侯用幣于社伐鼓于朝季孫意如曰惟正月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有伐鼓用幣其餘則否太史曰在此月也日過分而未至三辰有災於是乎百官降物君不舉辟移時樂奏鼓祝用幣史用辭故夏書曰辰弗集于房瞽

奏鼓嗇夫馳庶人走此月朔之謂也當夏四月是謂孟夏意如弗從婼退曰夫子將有異志不君君矣郯子朝于魯魯侯與之宴叔孫婼問焉曰少皥氏鳥名官何故郯子曰我高祖少皥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於鳥為鳥師而鳥名孔丘聞之見郯子而學焉既而告人曰吾聞之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猶信諸戎自轘轅之東在河南山北者其種滋廣甚睦於楚晉侯使屠蒯來聘請有事於洛與三塗萇弘曰客容猛非祭也其伐戎乎荀吳

帥師涉自棘津使祭史先用牲于洛潛師從之遂滅陸渾之戎數之以其貳於楚也陸渾子奔楚其衆奔甘鹿有星孛入于大辰西及漢魯申須曰彗所以除舊布新也天事恒象今除於火火出必布焉諸侯其有火災乎梓慎曰若火其宋衛陳鄭乎宋大辰之虛也陳太皡之虛也鄭祝融之虛也皆火房也星孛及漢漢水祥也衛顓頊之虛故為帝丘其星為大水水火之牡也鄭裨竈言於子產曰宋衛陳鄭將同日火若我用瓘斝玉瓚鄭

必不久子産弗與吳伐楚陽匄為令尹卜戰不吉司馬魴曰我得上流何故不吉戰于長岸魴先死楚師繼之大敗吳師獲其乘舟餘皇吳公子光曰喪先王之乘舟豈惟光之罪衆亦有焉乃使長鬛者三人潛伏舟側曰我呼餘皇則對師夜從之三呼皆迭對楚師亂吳人大敗之取餘皇以歸經曰十有七年春小邾子來朝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秋郯子來朝八月晉荀吳帥師滅陸渾之戎林父之於潞氏士會之於甲氏荀吳之於陸渾戎皆滅之也林父士會稱人荀吳舉其名

氏何哉秉不亂華陸渾之戎密邇王室而縱之雜處則非胥戎狄别内外之義也與闘土服遠以圖強霸則異矣然舉其名氏非褒詞也纔得無貶耳則窮兵於遠虛内事外者可知矣

冬有星孛於大辰

大辰心也心為明堂天子之象其前星太子後星庶子孛星加心象天子嫡庶將分爭也後五年景王崩王室亂劉子單子立王猛尹氏召伯立子朝歷數載而後定至哀十三年有星孛于東方不言宿名者不加宿也當是時吳人僭亂憑陵上國日敝於兵暴骨如莽其戾氣所感固將壅吳而降之罰也故氛祲所指在于東方假手越人吳國遂滅天之示人顯矣史之有占明矣

楚人及吳戰于長岸

言戰不言敗勝負敵也楚地五千里帶甲數十萬戰勝諸侯威服天下本非吳敵也惟不能去讒賤貨使賞無極以讒勝費无以貨行而策士奇才為敵國用故曰以侵削至雞父之師七國皆敗柏舉之戰國破君奔幾於亡滅吳日益強

而楚削矣是故為國必以得賢為本勸賢必以去讒賤貨為先不然雖廣土衆民不足恃也攷其所書本末强弱之由其為後世戒明矣

二十一年曹伯甍子午嗣三月壬午火始昏見戊寅風甚壬午火甚宋衛陳鄭火子産辭晉公子公孫于門外使司寇出新客禁舊客勿出於宫使子寛子上廵羣屏攝至于大宫使公孫登徙大龜使祝史徙主祏於周廟告於先君使府人庫人各儆其事商成公儆司宫出舊宫人寘諸火所不及司馬司寇别居火道行火所焮城

下之人伍列登城明日使野司寇各保其徵郊人助祝史除於國北禳火于玄冥回禄祈于四鄘書焚室而寛其征與之材三日哭國不市使行人告於諸侯宋衛皆如是陳不救火許不弔災君子是以知陳許之先亡也裨竈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鄭人請用之子産不可游吉曰寶以保民也若有火國幾亡可以救亡子何愛焉子産曰天道遠人道邇非所及也何以知之竈焉知天道是亦多言矣豈不或信遂不與亦不復火鄅人藉稻

邾人襲鄅鄅人將閉門邾人羊羅攝其首焉遂入之盡俘以歸鄅子曰余無歸矣從帑于邾邾子反其夫人而舍其女曹莾其君魯人會之見周原伯魯焉與之語不説學閔子馬曰周其亂乎夫必多有是説而後及其大人大人患失而惑又曰可以無學無學則苟而可於是乎下陵上替能無亂乎夫學殖也不學將落原氏其亡乎楚左尹王子勝言於楚王曰許於鄭仇敵也而居楚地以不禮於鄭晉鄭方睦鄭若伐許而晉助之楚喪地矣君

盍遷許許不專於楚鄭方有令政許曰余舊國也鄭曰余俘邑也葉在楚方城外之蔽也土不可易國不可小許不可俘仇不可啟君其圖之王說使遷許於白羽王將廢小錢鑄大錢單穆公曰古者民患輕則作重幣以行之為母權子若不堪重則作輕而行之亦不廢重為子權母小大利之今廢輕而作重民失其資能無匱乎絕民用以實王府猶塞川源而為潢汙竭無日矣經曰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曹伯須卒夏五月壬午宋衛陳鄭

災按左氏鄭災子產臨事而備至于焚室而寬其征與之材三日哭國不市使行人告于諸侯宋衛皆如是陳不救火許不弔災君子以是知陳許之先亡也初裨竈言于子產宋衛陳鄭將同日火若我用瓘斝玉瓚鄭必不火子產弗與及鄭既災竈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鄭人請用之子產不可曰天道遠人道邇非所及也何以知之亦不復火裨竈所言蓋以象推非妄也而鄭不復火者子產當國方有令政此以德消變之驗矣是知吉凶禍福固有可移之理古人所以必先人事而後言命也

六月邾人入鄅秋葬曹平公冬許遷于白羽

二十二年甲午鄅夫人宋向戌之女也向寧請師宋公伐邾圍蟲取之乃盡歸鄅俘許男瘧飲世子止之藥薨

世子曰我與夫弒者不立乎其位以國與其弟斯遂奔晉哭泣歠飦粥嗌不容粒未踰年而死魯地震齊高發帥師伐莒莒子奔紀鄣使孫書伐之初莒有婦人莒子殺其夫已為嫠婦及老託于紀鄣紡焉以度而去之及師至則投諸外師夜縋而登莒子懼啟西門而出齊師入紀許葬其君楚王使伍舉子奢為太子建師費無極為少師無寵言於王曰建可室矣王為之聘于秦而美無極與逆勸王取之王從之無極又曰晉之伯也邇於

諸夏而楚僻陋故弗能與爭若大城城父而寘太子焉以通北方王收南方是得天下也王從之楚城州來沈尹戌曰昔吳滅州來王以未撫吾民不忍報也今亦如之而城以挑吳能無敗乎侍者曰王施舍不倦息民五年矣戌曰吾聞撫民者節用於內樹德於外民樂其性而無寇仇今宮室無量民人日駭勞罷死轉忘寢與食非撫之也其敗必矣楚陽匄言吳蹶由於楚王曰彼何罪諺所謂室於怒而市於色者楚之謂矣乃歸蹶由經

曰十有九年春宋公伐郜按左氏宋公伐邾圍蟲取之而經不書圍與取何也初郜人藉稻邾人襲郜盡俘之郜子曰余無歸矣從帑於邾邾子反其夫人而舍其女夫人宋向戌之女也故向寧請師圍蟲取之盡歸郜俘此所謂聲罪執言之兵歸郜之俘其善意也故書伐邾而釋其取邑之罪此亦善善長惡惡短之義也

夏五月戊辰許世子弒其君買按左氏許悼公瘧戊辰飲世子止之藥卒弒其君者止不嘗藥也古者毉不三世不服其藥夫子之所慎者三疾居其一季康子饋藥曰丘未達不敢嘗敬慎其身如此也而於君父可忽乎君有疾飲藥臣先嘗之父有疾飲藥子先嘗之蓋言慎也止不擇毉而輕用其藥藥不先嘗而誤進於君是有忽君父之心而不慎矣自小人之情度之世子弒君欲速得其位而止無此心故曰我與夫弒者不立乎其位哭泣歠飦粥嗌不容粒未逾年而卒無此心故被以大惡

而不受自君子聽之止不嘗藥是忽君父之尊而不慎也而止有此心忽君父之尊而不慎此𡋡弒之盟堅冰之漸而春秋之所謹也有此心故加以大惡而不得辭書許世子止弒君乃除惡於微之意也而或者故以操刃而殺與不躬進藥及進藥而不嘗三者罪當殊科疑於三傳之説則誤矣必若此言夫人而能為春秋矣待於聖筆乎墨翟兼愛豈其無父楊朱為我豈其無君子輿氏辭而闢之以為禽獸逼人人將相食後世推明其功不在禹下未有譏其過者知此説則知止不嘗藥春秋以為弒君之意也

己卯地震秋齊高發帥師伐莒冬葬許悼公

何以書葬榖梁子曰不使止為弒父也其説曰子既生不免乎水火母之罪也羈貫成童不就師傅父之罪也就師學問無方心志不通身之罪也心志既通而名譽不聞友之罪也名譽既聞有司不舉有司之罪也有司舉之王者不用王者之過也許世子止不知嘗藥累

及許君也觀止自責可謂有過人之質也乃至以弑君獲罪此為人世子而不知春秋之義也占者太子自其初生固舉以禮有司端冕見之南郊過闕則下過廟則趨為赤子而其教已有齊肅敬慎之端矣此春秋訓臣子除惡於微積善於早之意也

二十三年衛孟縶狎齊豹豹見宗魯焉以為驂乘縶奪豹司寇與鄄有役則反之無則取之又惡北宮喜褚師圃欲去之三子將作亂豹謂魯曰縶之不善子所知也勿與乘吾將殺之對曰吾由子事公孟子假吾名焉故不吾遠也雖其不善吾亦知之抑以利故不能去是吾

過也今聞難而逃是僭子也子行事乎吾將死之以周事子公孟有事於蓋獲之門外齊氏伏甲擊之宗魯蔽之皆死衛侯聞亂載寶以出北宮氏之宰不與聞謀伐齊氏滅之衛侯入與喜盟圍出奔晉琴張聞宗魯死將往弔之孔仲尼曰齊豹之盜而孟縶之賊女何弔焉君子不食姦不受亂不為利疚於回不以回待人不蓋不義不犯非禮宋公無信多私而惡華向大司徒華定華亥與向寧謀曰亡愈於死先諸亥誘執羣公子寅御戎

朱固公孫援公孫丁殺之拘向勝向行公徃請焉亥刼公取世子欒母弟辰公子地公亦取亥之子無慼寧子羅定子啟相為質公子成出奔晉亥與其妻必盥而食所質公子而後食公與夫人每日必適華氏食公子而後歸亥患之欲歸公子寧曰惟不信故質其子若又歸之死無日矣公請於司馬華費遂將攻華氏對曰臣不敢愛死無乃求去憂而滋長乎公曰子死亡有命余不忍其詬遂殺三子而攻之寧欲殺世子亥曰干君而出

又殺其子其誰納我且歸之有庸使庶兄少司寇牼以歸華向奔陳公使牼復其所九月蔡侯甍子朱嗣費無極言於楚王曰建與伍奢將以方城之外叛自以為猶宋鄭也齊晉又將輔之將以害楚王召問奢對曰君一過多矣何信於讒王執之使司馬奮揚殺建建奔宋奮揚歸王曰言出余口而入於爾耳誰告建也對曰君王初命臣曰事建如事余臣不佞不能茍貳奉初以還不忍後命故遣之王曰而敢來何也對曰使而失命召而

不來是再姦也逃無所入王曰歸從政如它日無極曰奢之子材若在吳必憂楚國盍以免其父召之彼仁必來不然將為患王使召之曰來吾免而父棠君尚謂其弟員曰爾適吳我將歸死吾知不逮我能死爾能報聞免父之命不可以莫之奔也親戚為戮不可以莫之報也奔死免父孝也度功而行仁也擇任而往智也知死不辟勇也爾其勉之奢聞員不來曰楚君大夫其旰食乎楚人皆殺之員從世子建於宋道逢其友申包胥曰

我必覆楚國申包胥曰子能覆之我必能興之自宋之
晉晉謀滅鄭鄭人殺建員與建子勝奔吳言伐楚之利
公子光者諸樊子也嘗曰以兄弟次耶季子當立必以
子乎則光真適嗣光素聞員之材欲與謀吳王則陽沮
之曰是宗為戮而欲反其讎不可從也員心悟曰公子
將有它志余姑為之求士見鱄設諸焉而耕於鄙齊侯
疥遂痁期而不瘳諸侯之賓問疾者多在梁丘據曰吾
事鬼神豐於先君有加矣今君疾病是祝史之罪也諸

侯不知其謂我不敬君盍誅於祝固史嚚以辭賓公告晏嬰對曰日宋之盟楚屈建問士會之徳於趙武武曰夫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無隱情其祝史祭祀陳信不媿其家事無猜其祝史不祈建以語康王王曰神人無怨宜夫子之光輔五君以為盟主也公曰子稱是語何故對曰若有德之君外内不廢上下無怨動無違事其祝史薦信無愧心矣是以鬼神用享國受其福其遇淫君從欲厭私肆行非度無所還忌神怒民痛其祝史薦

信是言罪也其盖失數美是矯誣也進退無辭則虛以求媚是以鬼神不饗其國以禍之今山林之木衡鹿守之澤之萑蒲舟鮫守之藪之薪蒸虞候守之海之鹽蜃祈望守之縣鄙之人入從其政偪介之關暴征其私承嗣大夫强易其賄布常無藝徵斂無度宫室日更淫樂不違内寵之妾肆奪於市外寵之臣僭令於鄙私欲養求不給則應人民苦病夫婦皆詛祝有益也詛亦有損固䁿之祝豈能勝億兆之詛乎惟脩德而後可齊侯使

有司寛政毁闗去禁薄斂已責它日齊侯田于沛招虞人以弓不進將殺之辭曰先君之田也旃以招大夫弓以招士皮冠以招虞人臣故不敢進乃舍之孔仲尼曰守道不如守官君子韙之齊侯至于遄臺晏子侍梁丘據造焉齊侯曰惟據與我和夫嬰對曰所謂和者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無爭心今據不然君所謂可亦曰可否亦曰否是亦同也焉得為

和它日問於嬰曰忠臣事君若何對曰計謀見用國家安靖內不死難外不送亡凡不能納君於善而與君死亡者皆內臣也鄭子產疾謂游吉曰我死子必為政惟有德者能以寛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翫之則多死焉子產卒孔仲尼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已也恭其事上也敬其養民也恵其使民也義又曰子產猶衆人之母也能食之而不能教也游吉為政不忍猛

而寛於是多盜取人於萑苻之澤興兵戌之吉乃悔曰吾早從夫子不及此經曰二十年春王正月夏曹公孫會自鄸出奔宋奔未有言自者此其言自何劉敞曰待放也古者大夫有罪待放於其境三年君賜之環則復賜之玦則去踰境則為位向國而哭素衣素冠不說人以無罪此去國之禮曹無大夫其曰公孫賢之也待放而後出奔臣子常禮免於貶足矣而何以賢之為公子喜時之後賢之也喜時者曹之社稷鎮公子能以國讓不取乎為諸侯所謂子臧是也春秋之義善善也長惡惡也短善善及子孫惡惡止其身以其賢者之後苟可善焉斯進之矣此舜典罰弗及嗣賞延于世之意也後世議者有乞録用賢者之類功臣之世蓋得春秋之旨矣秋盜殺衛侯之兄縶左氏以為齊豹殺之也齊豹為衛司寇守嗣大

夫其書為盜所謂求名而不得者也若艱難其身以險危大人而有名章徹攻難之士將奔走之臣竊以為仲尼書斷此獄罪在宗魯宗魯孟縶之驂乘也於法應書曰盜非求名而不得者也天下豈有欲求險危大人之惡名而聖人又靳此名而不與者哉然則齊豹首謀作亂宗魯雖預聞行事又以身死之矣今乃釋豹不誅而歸獄於宗魯不亦頗乎曰豹之不義夫人皆知之也若宗魯欲周事豹而死於公孟蓋未有知其罪者故琴張聞其死將往弔之仲尼曰齊豹之盜孟縶之賊汝何弔焉非聖人發其食姦受亂蓋不義犯非禮之罪書於春秋則齊豹所畜養之盜孟縶所見殺之賊其大惡隱矣　冬十月宋華亥向寧華定出奔陳十有一月辛卯蔡侯廬卒

二十四年蔡葬其君世子朱失位在卑魯人會葬者歸

以語叔孫婼婼曰蔡其亡乎若不亡是君也不終詩曰不解于位民之攸塈今始即位而適卑身將從之晉士鞅聘于魯宋華費遂生三子貙為少司馬多僚與貙相惡乃譖諸公曰將納亡人公懼遂之其臣張匄殺多僚劫費遂而召亡人居盧門以南里叛宋城舊鄘及桑林之門而守之日食魯侯問禍福於梓慎對曰二至二分而食不為災日月之行也分同道也至相過也其他月則為災陽不克也故常為水魯叔輒卒宋華登以吳師

救華氏齊烏枝鳴戍宋廚人濮曰軍志有之先人有奪人之心後人有待其衰盍及其勞且未定也伐諸若入而固則華氏衆矣悔無及也從之敗吳師于鴻口華登師其餘以敗宋師宋公欲出廚人濮曰吾小人可藉死而不能送亡君請待之乃徇曰揚徽者公徒也衆從之濮以裳裹首而荷以走曰得華登矣遂敗華氏於新里公子城以晉師至曹翰胡會晉荀吳齊苑何忌衛公子朝救宋與華氏戰於赭丘走華氏圍諸南里華亥搏膺

而呼見華貙曰吾為欒氏矣貙曰子無我迋不幸而後亡使華登如楚乞師楚王使薳越逆華氏太宰犯諫曰釋君而臣是助無乃不可乎王曰而告我也後既許之矣楚費無極取蔡侯叔父東國之貨而謂蔡人曰朱不用命於楚君王將立東國若不先從王欲楚必圍蔡蔡人懼出朱而立東國朱愬於楚王將討蔡無極曰平侯與楚有盟故封其子有二心故廢之靈王殺隱太子其子與君同惡德君必甚又使立之不亦可乎且廢置在

君蔡無它矣魯侯如晉及河會鼓叛晉初荀吳以鼓子歸既獻而反之又叛於鮮虞晉以將伐鮮虞辭魯侯經曰

二十有一年春王三月葬蔡平公夏晉侯使士鞅來聘

宋華亥向寧華定自陳入于宋南里以叛按左氏初宋元公無信多私而惡華向三大夫謀曰亡愈於死先諸乃誘羣公子殺之公如華氏請焉弗許遂劫公取太子及其母弟以為質公怒攻之華向奔陳至是入于南里以叛凡書叛有入于戚者而不言衛有入于朝歌者而不言晉有入于蕭者而不言宋此獨稱宋南里何也戚與朝歌及蕭皆其所食私邑也若南里則宋國城內之里名也傳稱華氏居盧門南里以叛而宋城舊鄘及桑林門以守是華氏與宋分國而居矣故其入其出皆以南里繫之宋

此深罪叛臣逼魯其君已甚之詞也秋七月朔壬午日有食之八月乙亥叔輒卒冬蔡侯朱出奔楚公如晉至河乃復

皇王大紀卷五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皇王大紀卷五十九至六十二

詳校官編修臣范來宗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助教臣黃昌禔

謄録監生臣胡觀瀾

皇王大紀卷五十九

宋 胡宏 撰

三王紀

景王

二十五年齊北郭啓帥師伐莒莒子將戰苑羊牧之諫曰齊帥賤其求不多不如下之大國不可怒也弗聽敗齊師于壽餘齊侯伐莒莒子行成如齊涖盟盟于稷門之外莒於是乎大惡其君楚遠越使告于宋曰寡君聞

君有不令之臣為君憂無寧以為宗羞寡君請受而戮之對曰孤不佞不能媚於父兄以為君憂拜命之辱抑君臣日戰君曰余必臣是助亦惟命人有言曰惟亂門之無過君若惠保敝邑無亢不衷以獎亂人孤之望也楚人患之諸侯之戍謀曰若華氏知困而致死楚恥無功而疾戰非吾利也不如出之以為楚功其亦無能為也已救宋而除其害又何求乃固請出之宋人從之五子奔楚魯大蒐王寵庶子朝語其傅賔起欲立之劉子

摯之庶子伯盆事單子旗惡賔起之為人也願殺之又惡子朝之言以為亂願去之王將田北山公卿皆從將殺劉單王有心疾而崩太子母弟猛立劉子摯卒無子單子立盆見王攻賔起殺之盟羣王子於單氏遂葬王魯叔鞅來會葬子朝因舊官百工之喪職秩者與靈景之族以作亂帥郊要餞之甲逐劉子單子逆王于莊宮以歸王子還夜取王如莊宮單子奔平時羣王子追之單子殺還姑發弱鬷延定稠子朝奔京魯叔鞅歸言王

室之亂也閔馬父曰子朝必不克其所與者天所廢也
晉荀吳畧東陽襲鼓滅之單子告急于晉以王如平時
遂次于皇使王子處守王城盟百工於平宫鄩肸伐皇
而敗焚諸王城之市晉籍談荀躒帥九州之戎及焦瑕
溫原之師以納王于王城王崩謚曰悼王母弟匄立館
于子旅氏晉賈辛司馬督軍于隂于侯氏于谿泉次于
社王師軍于氾于解次于任人閏月晉師濟伊洛取前
城軍其東南王師伐京毀其西南經曰二十有二年春

齊侯伐莒宋華亥向寧華定自宋南里出奔楚華向誘殺羣公

子又劫其君取其太子母弟為質又求助于吳楚蠻夷入披其國都以叛必誅不赦之賊宋宜竭力必討之於內諸侯宜協心必救之於外楚子宜執叛臣之使而戮之於境今楚人釋君而臣是助諸侯之戍急於救患固請逸賊而宋又從之則皆罪也故晉荀吳齊苑何忌衛公子朝曹大夫皆畧而不書其曰自宋南里者譏宋之縱釋有罪不能致討出奔楚者不待貶絕而亢不衷撰亂人之惡自見矣

大蒐于昌閒昭公之時

凡三書蒐或以非其時或以非其地而大意在權臣專行公不與也三綱軍政之本古者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于農隙以講事而所主者明貴賤辨等列順少長習威儀則皆納民於軌物而非馳射擊刺之末矣是故觀于有華少長有禮知可用也而文公遂霸臨于洛陽袒而發喪為義帝也而漢祖遂王今魯國其君則設兩觀

秉大輅其臣則八佾舞于庭旅泰山以雍徹其宰則據大都執君命而軍政之本亡矣何以蒐為此春秋所書為後戒之意也

夏四月乙丑天王崩六月叔鞅如京師葬景王

王室亂何言乎王室亂王者以天下為家則以京師為室京師者本也周公作立政曰迪惟有夏乃有室大競其作鴟鴞詩以遺成王亦曰既取我子無毀我室皆指京師言之也以京師為室王畿為堂諸夏為庭戶四夷為藩籬治外者先自內治遠者先自近本亂而末治者否矣景王寵愛子朝使孽子配適以本亂者其言王室譏國本之不正也本正而天下定矣唐虞公天下則相禪而與賢三代家天下則相繼而與子春秋兼帝王之道可公也則以達節為權故季札辭國貶而稱名可家也則以居正為大故莊公始生即書于策鄭突歸而不氏以國陽生入而得係於齊此皆正本以及天下之義也其義苟行無易樹子王室豈有亂離之禍乎

春秋書子同生於前而記王室亂于後其為來世法戒明矣

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

凡稱以者不以者也師而曰以能左右之也地而曰以能取與之也人而曰以能死生之也尊不以乎卑貴不以乎賤大不以乎小劉蚠單旗臣也曷為能以王猛乎猛無寵於景王不能自定其位制在劉單其曰以者能廢立之也按左氏景王太子壽以昭十五年卒至是八年矣猛與匄皆其母弟禮無疑於當立然久而未立者王愛庶子朝欲立以為嗣未果而王崩故諸大臣競立君諸王子爭欲立以正則有猛以寵則有朝猛雖正而無寵其威不足以攝羣下朝雖寵而不正其分不足以服人心二子廢立皆恃大臣强弱而後定者也故特稱曰以而景王之弱其後嗣輕其宗社之罪亦著矣易曰王居无咎稱居于皇者明其有土當得位之稱也

秋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

猛未踰年何以稱王示當立也既當立矣何以

稱名明嗣君也曰王猛者見居尊得正又以别乎諸王子也君前臣名劉單不名而王名不嫌于倒置乎曰君前臣名常禮也禮當其變臣有不名名其君而不嫌者矣王不當稱未踰年而稱王名不當稱立為君而稱猛皆禮之變也惟可與權者能知其變而不越乎道之中再書劉子單子之以王何也春秋詞繁而不殺者必有美惡焉劉子單子蓋挾天子以令諸侯而專國柄者也書而未足故再書于策以著上下外逆為後世之深戒也

冬十月王子猛卒十有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敬王

元年冬十一月先是郏人城翼還自離姑公孫鉏曰魯將御我欲自武城還循山而南徐鉏丘弱茅地曰道下

遇雨將不出是不歸也遂自離姑武城人塞其前斷其後之木而弗殊邾師過乃推而蹷之遂取邾師獲鉏弱地邾人愬于晉晉人討于魯魯叔孫婼如晉使與邾大夫坐叔孫曰列國之卿當小國之君固周制也邾又夷矣寡君之命介子服回在請使當之乃不果坐士彌牟聽其辭皆執之館叔孫于箕范鞅求貨使請冠焉婼請其冠法而與之兩冠曰盡矣魯申豐以貨如晉婼曰見我吾告女所行貨見而不出吏人之與叔孫居者請其

吠犬弗與及將歸殺而與之食之叔孫所館雖一日必葺其墻屋去之如始至二師圍郊郊鄩潰晉師在平陰王師在澤邑王使告間晉師還蔡侯薨于楚謚曰悼侯弟甲嗣莒子虐而好劍苟鑄劍必試諸人國人患之又將叛齊烏存帥國人逐之奔魯齊人納狂吳人伐州來楚令尹子瑕遂越帥師及諸侯之師奔命救州來遇吳師于雞父令尹卒楚師熸吳公子光曰諸侯從于楚者衆而皆小國畏楚而不獲已是以來吾聞之作事威克

其愛雖小必濟胡沈之君弱而狂陳大夫齧壯而頑頊
與許蔡疾楚政楚令尹死其師熸帥賤多寵政令不一
七國同役而不同心帥賤而不能整無大威命楚可敗
也乃使前者去備薄威後者敦陳整旅分師先犯胡沈
與陳獲胡沈之君及陳大夫舍胡沈之囚使奔許與蔡
頓曰吾君死矣師譟而從之三國奔楚師大敗王子朝
入于尹單子劉子伐尹而敗召伯奐南宫極以成周人
戍尹單子劉子以王如劉子朝入于王城次于左巷鄩

羅納諸莊宮魯地震魯侯為叔孫之故如晉及河有疾而復楚囊瓦為令尹城郢沈尹戍曰子常必亡郢苟不能衛城無益也古者天子守在四夷天子卑守在諸侯諸侯守在四鄰諸侯卑守在四境慎其四境結其四援正其疆埸修其土田險其走集明其伍候完其守備民狎其野三務成功民無内憂而又無外懼國焉用城無亦監乎若敖蚡冒至于武文土不過同猶不城郢今土數圻而郢是城不亦難乎經曰三十有三年春王正月

叔孫婼如晉癸丑叔鞅卒晉人執我行人叔孫婼晉人圍郊按左氏晉籍談荀躒帥師軍于侯氏箕遺樂徵濟師軍其東南正月二師圍郊郊邘子朝邑也既不書大夫之名氏又不稱師而曰晉人微之也所謂以其事而微之者也當是時天子蒙塵晉為方伯不奔問官守省視器具徐遣大夫往焉勤王尊主之義若是乎書晉人圍郊而罪自見矣夏六月蔡侯東國卒于楚秋七月莒子庚輿來奔左氏曰庚輿虐而好劍苟鑄劍必試諸人國人患之又將叛齊烏存帥國人逐之庚輿來奔齊人納郊公三代之得失天下仁與不仁而已矣苟無仁心甚則身弒國亡不甚則身危國削庚輿免死道左而出奔於魯幸耳入國不書而書其出奔惡之也郊公出入皆不書微之也所謂以其人而微之者也微之為義或以位或以人或以事春秋書法達王事名氏不登於史

策若此類亦衆矣

戊辰吴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胡子髡沈子逞滅獲陳夏齧吴伐州來楚令尹帥師及諸侯之師與吴戰曷為不書楚令尹既喪楚師已㬰六國先敗楚師遂奔是以不書楚也諸侯之師曷為畧而不序頓胡沈則其君自將蔡陳許則大夫帥師言戰則未陳也言敗績或滅或獲其事亦不同也故總言吴人以詐取勝於前而以君與大夫序六國於後胡沈書爵書名書滅者二國之君幼而狂不能以禮自守役屬于楚悉師以出一敗而身與衆俱亡也其曰胡子髡沈子逞滅者若曰非有能滅之者咸其自取焉耳亦猶梁亡自亡也鄭棄其師自棄也齊人殱于遂自殱也或曰滅或曰獲別君臣也君死曰滅胡子髡沈子逞是也生得曰獲秦晉戰于韓原獲晉侯是也大夫生死皆曰獲鄭獲宋華元生也吴獲陳夏齧死也書其敗不以國分而以君大夫為序書其死不以事同而

以君臣為别皆所以辨上下定民志雖顛沛必於是也其義行而亂自熄**天王居于狄泉尹氏立王子朝**立者不宜立也王猛當立而未能立故稱大臣以之而不言立子朝庶孽奪正以賤妨貴基亂周室不當立者也故特稱立而自尹氏尹氏天子之卿也王朝公卿書爵而變文稱氏者見世卿之擅權亂國為後戒也或曰稱氏者時以氏稱之也詩云王謂尹氏此大雅美宣王之詩也亦譏世卿歟為此說者誤矣詩人主文而不以害意有美而或過有刺而或深以意逆之可也春秋所書或稱爵或稱字或稱名或稱氏或稱子或稱人名分所由正是非所由定禮義所由出皆斷自聖人游夏不能與也狥時之所稱而稱之豈其然乎**八月乙未地震冬公如晉至河有疾乃復**昭公兩朝于晉而一見止五如晉而四不得入焉今此書有疾乃復殺恥也以周公之胄千乘之君執幣帛修兩君之好而不

見納斯亦可恥矣有恥而後能知憤知憤而後能自強
自強而後能為善為善而後能立身立身而後能行其
政令保其國家矣昭公內則受制於權臣外則見陵於
方伯此正憂患疢疾有德慧智術保生免死之時也而
安於屈辱甘處微弱無憤恥自強之心
其失國出奔死於境外其自取之哉

二年魯仲孫貜卒是為孟僖子晉士彌牟逆魯叔孫婼
于箕禮而歸之晉侯使士彌牟涖問周故於介衆晉人
乃辭子朝不納其使日食魯梓慎曰將水叔孫婼曰旱
也日過分而陽猶不克克必甚能無旱乎鄭伯如晉游
吉相見范鞅曰抑人有言曰嫠不卹其緯而憂宗周之

隕為將及焉今王室實蠢蠢焉吾子其早圖之詩云缾之罄矣惟罍之恥王室之不寧晉之恥也鞅懼乃徵會於諸侯期以明年楚王為舟師以畧吳疆沈尹戌曰此行也楚必亡邑不撫民而勞之吳不動而速之吳踵楚而疆埸無備邑能無亡乎王及圉陽而還吳王踵其後滅巢及鍾離沈尹戌曰王一動而亡二姓之帥幾如是而不及郢詩曰誰生厲階至今為梗其王之謂乎孔仲尼謂南宮説曰吾聞周室柱下史老聃傳古今之道禮

樂之原明道德之歸将往師焉説言於魯侯以車一乘馬一疋資孔子行至周見老聃歸三日不談弟子問曰夫子何規老聃孔子曰吾乃今于是乎見龍龍合而成體散而成章乘乎雲氣而養乎陰陽余又何規老聃哉子貢曰然則人固有尸居而龍見雷聲而淵默發動如天地者乎仲尼歴觀於郊社太廟太廟右階之前有金人焉三緘其口背有銘曰古之慎言人也戒之哉無多言多言多敗無多事多事多患勿謂何傷其禍将長勿

謂不聞神其伺人涓涓不壅終為江河毫末不札將尋斧柯强梁者不得其死好勝者必遇其敵盜憎主人民惡其上君子知天下之不可上也故下之知衆人之不可先也故後之戒之哉仲尼謂弟子曰識之仲尼問禮於老明冊悉告仲尼辭而去冊曰富貴者送人以財仁者送人以言吾竊仁者之號請送子以言乎良賈深藏若虛盛德容貌若愚夫聰明廣大而近於死以危其身者必好議人與發人之惡者也為人子者無以有已為

人臣者無以有巳仲尼復歸于魯老聃之先老彭為殷守藏史或曰聃楚人姓李名耳字伯陽老聃謚也晚年去周西出關關尹問道焉聃與之言其畧曰聖人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為而不恃功成不居夫惟不居是以不去又曰聖人之治常使民無知無欲使夫知者不敢為也為無為則無不治矣又曰谷神不死是為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綿綿若存用之不勤又曰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又曰能知古始是謂道紀又曰絶巧

棄利盜賊無有見素抱朴少私寡欲又曰聖人抱一為天下式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又曰善行無轍迹善言無瑕讁善計不用籌筭善閉無關鍵而不可開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是以聖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又曰天下神器不可為也為者敗之執者失之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又曰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其事好還師之所處荆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兵者不祥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

為上勝而不美而美之也是樂殺人者不可得志於天下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偏將軍處左上將軍處右言以喪禮處之也又曰知人者智自知者明知足者富强行者有志不失其所者久死而不亡者壽又曰將欲噏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强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柔弱勝剛强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又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又曰甚愛

必大費多藏必厚亡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又曰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辯若訥又曰天下有道卻走馬以糞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罪莫大於可欲禍莫大於不知足咎莫大於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又曰為學日益為道日損以至於無為無為而無不為取天下常以無事又曰法令滋章盜賊多有故聖人云我無為而民自化我無事而民自富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欲而民自樸又曰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又曰治之於未亂慎終

如始則無敗事又曰古之善為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故以智治國國之賊又曰江海所以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為百谷王是以聖人欲上人以其言下之欲先人以其身後之是以處上而人不重處前而人不害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又曰我有三寶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為天下先夫慈故能勇儉故能廣不敢為天下先故能成器長又曰天之道其猶張弓乎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

損之不足者與之天之道損有餘補不足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以奉有餘孰能以有餘奉天下唯有道者又曰柔勝剛弱勝强是以聖人言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受國之不祥是謂天下王又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又曰天下之道利而不害聖人之道為而不爭經曰二十有四年春王正月丙戌仲孫貜卒叔孫婼至自晉大夫執而致則名此獨書其姓氏何賢之也叔孫婼以禮立身而不屈于强國以忠事主而不順於强臣此社稷之衛魯之良大夫也使昭公稍有動心忍性强於為善之意舉國以聽豈其死于乾侯觀意如之稽顙于昭子叔孫之

以逐君靑意如其事可見矣及意如有異志而昭子使祝宗祈死所謂知其無可柰何安之若命者故婼至自晉特以姓氏書其死也公雖在外而特書曰以卒之所以表其節為後世勸也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秋八月大雩丁酉杞伯郁釐卒冬吳滅巢巢楚之附庸實邑之也書吳入州來著陵楚之漸書吳滅巢著入郢之漸四鄰封境之守旣不能制則封境震矣四鄰國都之守旣不能保則國都危矣故沈尹戌以此為亡郢之始也春秋内失地不書明此為有國之大罪外取滅皆書明見取滅者不能有其土地人民則不君矣故諸侯之寳三以土地為首葬杞平公

三年魯季公若之姊為小邾夫人生宋元夫人曹氏生子以妻季孫意如叔孫婼聘于宋且為之逆公若謂曹

氏勿與魯將逐之曹氏告公公告樂祁祁曰與之如是魯君必出政在季氏三世矣魯君喪政四公矣無民而能逞志者未之有也國君是以鎮撫其民魯君失民焉得逞其志晉會諸侯之大夫以謀王室趙鞅令曰具戍輸粟明年納王魯有鸜鵒來巢者師已曰文武之世童謡有之鸜鵒之巢遠哉遥遥裯父喪勞宋父以驕今來巢其將及乎仲尼將去魯曰遲遲吾行也遂如齊有哭於道而哀者使人問之曰我吾丘子也少而好學周行

天下比及歸而親死夫樹欲靜而風不止子欲養而親不待往而不來者時也不可再見者親也吾將死矣遂赴於水仲尼愀然曰弟子戒之門人歸養者十三人仲尼至齊齊侯問政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君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舍孔子於外館聞韶音食不知肉味嘆曰不圖為樂之至於斯也魯大雩魯季公若郈昭伯臧昭伯有怨於季孫意如公若獻弓於公為且與之出射於外而

謀去季氏公為告公公以告臧孫臧孫以難告郈孫郈孫以可勸告子家羈對曰讒人以君僥倖事若不克君受其名不可為也舍民數世以求克事不可必也且政在焉其難圖也公退之辭曰臣與聞命矣言若洩臣不獲死乃館於公公居于長府伐季氏殺意如之弟公之于門遂入之意如登墻而請之曰君不察臣之罪使有司討臣以干戈臣請待于沂上以察罪弗許請囚於費弗許請以五乘亡弗許子家羈曰君其許之政自之出

久矣隱民多取食焉為之徒者衆矣日入慝作弗可知

也衆怒不可蓄也蓄而弗治將蘊蘊蓄民將生心生心

同求將合君必悔之弗聽郈孫曰必殺之公使逆仲孫

何忌叔孫氏司馬鬷戾言於其衆曰若之何莫對又曰

我家臣也不敢知國凡有季氏與無於我孰利皆曰無

季氏是無叔孫氏也遂帥以救季氏公徒釋甲執氷而

踞遂逐之仲孫何忌使登而望見叔孫氏之旌乃殺郈

孫伐公徒子家子曰諸臣偽劫君者而負罪以出君止

意如之事君也不敢不改公曰余不忍也與臧孫如墓謀遂行孫於齊次于陽州齊侯唁魯侯于野井魯叔孫舍卒左師展將以魯侯乘馬歸公徒執之宋公以魯侯故如晉薨於曲棘子欒嗣經曰二十有五年春叔孫婼如宋夏叔詣會晉趙鞅宋樂大心衛北宮喜鄭游吉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黃父按左氏鄭子大叔如晉范獻子曰若王室何對曰王室之不寧大國之憂晉之恥也吾子其早圖之獻子懼乃徵會於諸侯會于黃父謀王室也趙簡子令諸侯之大夫輸王粟具戍人將納王夫以王猛之無寵單旗劉蚠之屢敗敬王初立子朝之衆召伯奐南宮

踞甘桓公之黨疑若多助之在朝也然會于黃父凡十國而諸侯之大夫無異議焉是知邪不勝正久矣猶有寵愛庶孽配適奪正至於滅亡而不寤者不知幽王晉獻之父子亦何足敎哉然則黃父之會王事也而無美辭何也王室不靜亦惟友邦冡君克修厥職以綏定王都非異人任亦何美之有免於譏貶足矣此春秋以正待人之體也後世以濫賞報臣子所當為之事為臣子者亦受而不辭失此義矣

有鸜鵒來巢

傳曰鸜鵒不踰濟濟水東北會于汶魯在汶南其所無也故書有巢者去穴而巢陰居陽位臣逆君象也鸜鵒宜穴處於下而巢居於上季孫宜臣順於家而主祭於國反常為異之兆能以德消則無其應矣或曰此公子宋有國之祥矣

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

左氏以再雩為旱甚聖人書此者以志禦災之非道而區區於禱祠之末也昭公之時雨雹地震四見於經旱乾為虐相繼而起有鸜鵒來巢

異之甚也季辛又雩災之甚也考諸列位則國有人焉觀諸天時則猶有眷顧之心未終棄也若反身修德信用忠賢灾異之來必可禦矣昔高宗肜日雉升鼎耳異亦甚矣聽於祖己克正厥事故能嘉靖殷邦享國長久宣王之時旱魃蘊隆災亦甚矣側身修行遇災而懼故能興衰撥亂王化復行此皆以人勝天以德消變之驗也昭公至是猶不知畏罔克自省而求于禱祠之末將能勝乎故特書此以為後世鑒

九月己亥

公孫于齊次于陽州 內出奔稱孫隱也次于陽州待齊命也昭公欲伐季氏子家子曰季氏得民民已久君無多辱公不從意如登臺而請待於沂上以察罪弗許請囚于費弗許請以五乘亡弗許子家子曰君其許之政自之出久矣隱民多取食焉為之徒者衆矣日入慝作弗可知也弗聽叔孫氏之司馬陷西北隅以入孟氏殺郈昭伯遂伐公徒公與臧孫如墓謀遂行以君伐臣曷為不勝魯自東門遂殺適立庶魯君

於是乎失政祿去公室政在季氏於此君也四公矣作三軍盡征其一舍中軍蒸有其二民賦入於其家半矣受命救台也遂入鄆帥師取卞也不以聞君政在其手專矣行父片言而東門氏逐南蒯一動而公子慭奔魯之羣臣無敢忠於公室而獻謀者所謂屯難之時也在易屯之六五曰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象曰屯其膏施未光也昭公不明乎消息盈虛之理正身率德擇任忠賢待時修政不忍一朝之忿求逞其私欲而以羣小謀之其及也宜矣

齊侯唁公于野井

唁者弔也生事曰唁死事曰弔齊侯唁公于野井以遇禮相見孔子曰其禮與其詞足觀矣然則何以失國而不反乎禮者有本末正身治人禮之本也威儀文辭禮之末也昭公喪齊歸無慼容而不顧娶孟子為夫人而不命政令在家而不能取有子家子之賢而不能用而屑屑焉習儀以亟能有國乎雖齊侯來唁其禮與辭是矣而方伯連帥之職則未修也又豈所以為禮其言曰自

莒疆以西請致千社將帥敝賦以從而子家子曰失魯而以千社為臣誰與之立且齊君無信不如早之晉書曰唁公亦明其無納君之實譏之也

冬十月戊辰叔孫婼卒十有一月己亥宋公佐卒于曲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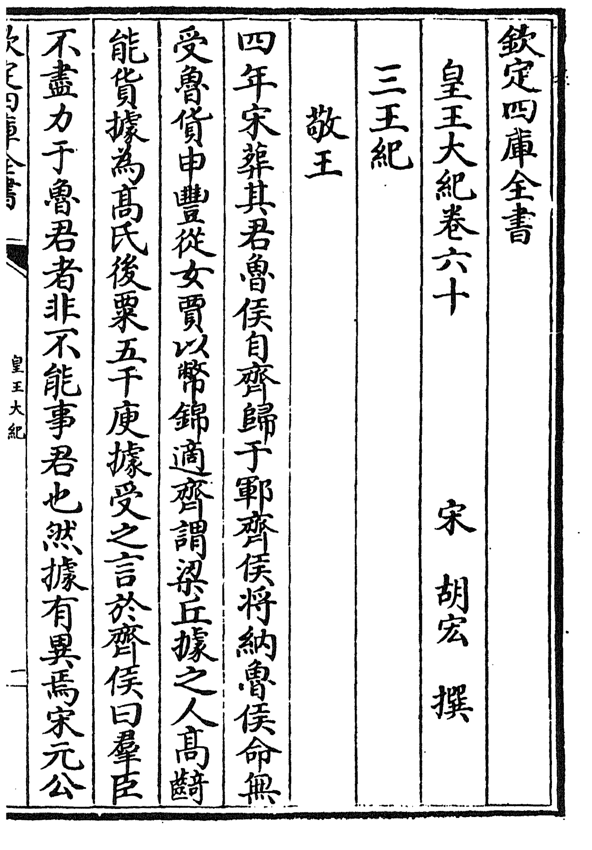
按左氏宋元公為公故如晉卒于曲棘宋地也宋元公之夫人曹氏子妻意如或謂曹氏勿與魯將逐之曹氏告元公公告樂祁祁曰與之如是魯君必出無民而能逞其志者未之有也魯君失民久矣然則宋元意如之外舅也不此之顧而求欲納公是以正倫恤患為心而不匿其私親之惡者也其賢於當時諸侯遠矣故雖卒于封內而特書其地以別之也

十有二月齊侯取鄆

鄆魯地也直書齊侯取之何也齊不自取而為公取鄆使居之也昭公出奔經書次于陽州見公于魯未絕而季氏逐君為不臣及書齊侯取鄆則見公已絕於魯而逐于季氏為不君君者有其土地人民以奉宗廟

之典籍也已不能有而他人是保則不君矣春秋之義欲為君盡君道欲為臣盡臣道各守其職而不渝也昭公失君道季氏為亂臣各渝其職而不守矣而為後世戒深切著明矣

皇王大紀卷五十九



皇王大紀卷六十

宋 胡宏 撰

三王紀

敬王

四年宋葬其君魯侯自齊歸于鄆齊侯將納魯侯命無受魯貨申豐從女賈以幣錦適齊謂梁丘據之人高齮能貨據為高氏後粟五千庾據受之言於齊侯曰羣臣不盡力于魯君者非不能事君也然據有異焉宋元公

為魯君如晉卒於曲棘叔孫昭子求納其君無疾而死不知天之棄魯耶抑魯君有罪於鬼神故及此也君若待于曲棘使羣臣從魯君以卜焉若可師有濟也君而繼之玆無敵矣若其無成君無辱焉齊侯從之使公子鉏帥師從魯侯圍成大夫公孫朝謂意如曰有都以衛國也請我受師許之告于齊師曰孟氏魯之敝室也用成已甚弗能忍也請息肩于齊齊師圍成成人伐齊師之飲馬于淄者曰將以厭衆魯成備而後告曰不勝衆

師及齊師戰于炊鼻齊侯與諸侯謀納魯侯魯侯會之
楚王居䓶謚曰平王子軫嗣尹氏涉于鞏焚東訾單子
如晉告急劉子以王出次于滑晉知躒趙鞅帥師納王
使女寛守闕塞王起師于滑遂次于尸晉師克鞏召伯
盈逐王子朝及召氏之族毛伯得尹氏固南宮嚚奉周
之典籍奔楚召伯逆王于尸及劉子單子盟遂軍圉澤
次于堤上入于成周盟于襄宮晉師使成公般戍周而
還王入于莊宮子朝使告于諸侯曰昔武王克殷成王

靖四方康王息民竝建母弟以蕃屏周亦曰吾無專享文武之功且為後人迷敗傾覆而溺入于難則振救之至于厲王王心戾虐萬民弗忍居王于彘諸侯釋位以間王政宣王有志而後效官則是兄弟之能用力於王室也至於惠王天不靖周生頽禍心施于叔帶惠襄辟難越去王都則有晉鄭咸黜不端以綏定王家則是兄弟之能率先王之命也今單旗劉狄剥亂天下晉為不道是攝是贊茲不穀震盪播越竄在荆蠻若我一二兄弟

甥舅奬順天法無助狡猾以從先王之命則所願也昔
先王之命曰王后無適則擇立長年鈞以德德鈞以卜
王不立愛公卿無私古之制也穆后及太子壽天即世
單劉贊私立少以間先王亦惟伯仲叔季圖之晉伐齊
阿鄄燕侵齊河上晏嬰薦田穰苴曰苴雖庶孽然文能
附衆武能威敵願君試之齊侯以為將禦燕晉苴曰臣
素卑賤願得君寵信之士與之俱齊侯命貴幸臣莊賈
為監軍苴令曰凡在軍行者明日日中畢會後者死及

期吏士皆集夕時賈乃至直斬以徇軍中震慄然後行士卒次舍井竈飲食問疾醫藥身自拊循之悉取將軍之資糧享士卒身與士卒平分糧食最比其羸弱者士皆爭奮晉師聞之為之罷去燕師聞之度水而解苴振旅而歸齊侯以為大司馬已而鮑氏高國之屬害其能譖而黜之發病卒齊侯將大用孔仲尼封以尼谿之田問於晏嬰嬰曰周室之衰禮樂廢缺久矣君欲用之以移齊俗恐不能究也齊高庭問君子之道於孔子子曰

貞以守之敬以輔之仁以行之終日言不遺巳之憂終日行不遺巳之患惟智者能焉經曰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葬宋元公三月公至自齊居于鄆居者有其土地人民之稱也昭公失國出奔而稱居于鄆者存一國之防也襄王已出而稱居于鄭故王未入而稱居于狄泉者存天下之防也天子之於天下率土之濱莫非其臣非諸侯所敢擅也諸侯之於封國四境之內莫非其土非大夫所得專也故諸侯避舍以待巡守而大夫專邑是謂叛君曰居于鄆其為防也至矣夏公圍成成者孟氏之邑左氏曰齊侯將納公命無受魯貨申豐適齊貨梁丘據據受之言於齊侯曰羣臣不盡力于魯君者非不能事君也據有異焉宋元公為魯君如晉卒于曲棘叔孫昭子求納其君無疾而死不知天之棄魯邪抑魯君

有罪於鬼神故及此也若使羣臣從魯君以卜師有濟也而繼焉兹無敵矣齊侯從之使公子鉏帥師從公圍成不書齊師者景公怵於邪説為義不終故微之也書公圍成則季氏之不臣昭公之不君齊侯之不能修方伯連帥之職其罪咸具矣

秋公會齊侯莒子邾子杞伯盟于鄟陵公至自會居于鄆九月庚申楚子居卒冬十月天王入于成周

左氏曰晉知躒趙鞅帥師納王入于成周使成公般戍周而還不曰入于京師者京師者衆大之稱不可繫之入也其曰成周云者黍離而次不列于雅降為國風之意而景王寵愛庶孽弱其世適之罪著矣

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

取國有五利寵居一焉子朝有寵於景王為之黨者衆矣卒不能立至於奔楚何也是非有出於人之本心者不可以私愛是亦不可以私惡非卒歸於公而

止矣景王寵愛子朝將斷於見是而天下不以為是疎薄子猛將斷於見非而天下卒不以為非徒設此心兩棄之也庶孽憑寵為羣小之所宗而人心不服適子恃正人心之所向而羣小不從故伯服雖殺而平王亦不能復宗周之盛申生已死而奚齊卓子亦不能勝里克之兵是兩棄之也景王不監覆車王猛子朝之際危亦甚矣春秋詳書為後世戒可謂深切著明也哉

五年魯侯如齊復歸鄆吳王欲因楚喪而伐之使公子掩餘公子燭庸帥師圍潛使延州來季子聘于上國遂聘于晉以觀諸侯楚莠尹然工尹麇左尹郤宛工尹壽帥師救潛吳師不能退公子光曰此時也不可失也告

鱄設諸曰上國有言不索何獲我王嗣也吾欲求之事若克季子雖至不吾廢也鱄設諸曰王可殺也母老子幼是無若何光伏甲於堀室而享王王使甲坐於道及其門門階戶席皆王親也夾之以鈹羞者獻體改服於門外執羞者坐行而入執鈹者夾承之及體以相授也光偽足疾入于堀室鱄設諸置劍於魚中以進抽劍刺王鈹交於胷遂弑王僚光即位以鱄設諸子為卿召伍員為行人季子至曰苟先君無廢祀民人無廢主社稷

有奉國家無傾乃吾君也吾誰敢怨哀死事生以待天命非我生亂立者從之先人之道也復命哭墓復位而待掩餘奔徐燭庸奔鍾吾楚師聞吳亂而還楚郤宛直而和國人說之鄢將師費無極惡之費尾䝿而信讒無極謂之曰郤宛欲飲子酒又謂宛曰令尹欲飲酒於子氏宛曰必來辱為惠已甚吾無以酬之若何無極曰令尹好甲兵子出之吾擇焉取五甲五兵曰寘諸門令尹至必觀之而從以酬之及饗日帷諸門左無極謂令尹

曰吾幾禍子左尹將為子不利甲在門矣且此役也可以得志於吳宛取賂焉以乗亂為不祥誤羣帥吳乗我喪我乗其亂不亦可乎令尹使視郤氏則有甲焉遂攻之宛自殺盡滅其族黨晉陳陽令終伯州犂之孫嚭奔吳吳以為太宰晉陳之族呼於國曰鄢氏費氏專禍楚國弱寡王室蒙王與令尹以自利也令尹盡信之矣國將如之何令尹病之晉士鞅會諸侯之大夫令戍周且謀納魯君也宋衛固請之士鞅取貨於季孫謂樂祁犂

北宫喜曰季孫未知其罪而君伐之請囚請亡於是乎不獲君又不克而自出也夫豈無備而能出君乎季氏之復天救之也休公徒之怒而啟叔孫氏之心不然豈其伐人而説甲執氷以游叔孫氏懼禍之濫而自同於季氏天之道也魯君守齊三年而無成季氏甚得其民淮夷與之有十年之備有齊楚之援有天之賛有民之助有堅守之心有列國之權而弗敢宣也事君如在國故鞅以為難二子皆圖國者也而欲納魯君鞅之願也

請從二子以圍魯無成死之二子懼皆辭乃辭小國而以難復楚郤宛之難國言未已進胙者莫不謗令尹沈尹戌言於令尹曰無極楚之讒人也民莫不知去朝吳出蔡侯朱喪太子建殺連尹奢屏王之耳目使不聰明不然平王之溫惠恭儉有過成莊無不及焉所以不獲諸侯邇無極也今又殺三不辜以興大謗智者除讒以自安也今子愛讒以自危也甚矣其惑也令尹曰是瓦之罪敢不良圖遂殺無極盡滅其族以說於國謗言乃

止曹伯甍弟野嗣邾快奔魯魯侯如齊齊侯饗之子家子曰朝夕立於其朝又何享焉其飲酒也乃飲酒使宰獻而請安子仲之子曰重為齊侯夫人曰請使重見子家子乃以君出經曰二十有七年春公如齊公至自齊居于鄆夏四月吳弒其君僚此公子光使專諸弒之而稱國何也吳子壽夢有四子長諸樊次餘祭次夷末次季札光諸樊之子也僚夷末之子也諸樊兄弟以次相及必欲致國於季子而季子終不受則國宜之光也僚烏得為君故稱國以弒而不歸獄於光其稱國以弒者吳大臣之罪也大臣任大事事莫大於置君矣故君存而國本定君終而嗣子立社稷嘉靖人無間言此秉政大臣之任伊吕之所以安

商周孔明之所以定劉漢也若廢立進退出於羣小閹寺而當國大臣不預則將焉用彼相矣此春秋歸罪大臣稱國弑君之意其經世之慮深矣

楚殺其大夫郤宛秋晉士鞅宋樂祁犂衞北宮喜曹人邾人滕人會于扈

按左氏扈之會令戍周且謀納公也宋衞皆利納公固請之士鞅取貨於季孫謂樂祁北宮喜曰魯君守齊三年而無成季氏甚得其民淮夷與之有十年之備有齊楚之援有堅守之心有列國之權而弗敢宣也事君如在國鞅以為難二子皆圖國者也而欲納魯公請從二子以圍魯無成死之二子懼皆辭乃辭小國而以難復文十五年諸侯盟于扈將為魯討齊齊侯賂之而不克討故在會諸侯畧而不敘今此謀納公亦以賂故不克納而諸侯之大夫皆序何也曰利於納公者宋衞之大夫也受賂而不納公者獨范鞅主之耳又況戍周之令行乎所以列序而不畧也以此見聖

人取捨之大情而輕重審矣　冬十月曹伯牛卒邾快來奔公如齊公至自齊居于鄆

六年曹葬其君魯侯如晉將如乾侯子家子曰有求於人而即其安人孰矜之其造於竟也弗聽使請逆于晉晉人曰天禍魯國君淹恤在外亦不使一介辱在寡人而即安於甥舅其亦使逆君魯侯復于竟而後逆之鄭伯蠆子蠆嗣晉祁盈家臣祁勝與鄔臧通室盈執之勝賂荀躒躒言於晉侯以專戮執盈殺之及其黨楊食我

遂滅祁氏羊舌氏於是韓起卒魏舒為政分二家之田為十縣謂賈辛司馬烏為有力於王室謂知徐吾趙朝韓固魏戊餘子之不失職能守業者也皆命之為縣大夫其司馬彌牟孟丙樂霄僚安皆受縣而後見以賢舉也孔仲尼聞之曰魏子之舉也義其命也忠其長有後於晉國乎鄭莖其君滕侯甍子結嗣滕莖其君梗陽人有獄魏戊不能斷以獄上其大宗賂以女樂魏舒將受之戊謂閻没女寬曰主以不賄聞若受梗陽人賄莫甚

焉吾子必諌舒召二子食比置三嘆舒曰惟食忘憂三嘆何也對曰或賜二小人酒不夕食饋之始至恐其不足是以嘆中置自咎曰豈將軍食之而有不足是以再嘆及饋之畢願以小人之腹為君子之心屬厭而已舒辭梗陽人經曰二十有八年春王三月葬曹悼公公如晉次于乾侯夏四月丙戌鄭伯寧卒六月葬鄭定公秋七月癸巳滕子寧卒冬葬滕悼公

七年甲辰魯侯之鄆齊侯使高張唁之稱主君子家子

曰齊卑君矣君祇辱焉遂如乾侯季孫意如每歲賈馬具從者之衣屨而歸之于乾侯公執歸馬者賣之乃不歸馬公賜公衍羔裘使獻龍輔於齊侯遂入羔裘齊侯喜與之陽穀公衍公為之生也其母偕出公衍先生公為之母曰相與偕出請相與偕告三日公為生其母先以告公為為兄魯侯私喜於陽穀而思於魯曰公為為此禍也且後生而為兄其誣也久矣黜之而以公衍為太子魯叔詣卒龍見于絳郊鄆人叛魯侯晉趙鞅荀盈

帥師城汝濵遂賦晉國一鼓鐵以鑄刑鼎著范宣子所為刑書焉孔仲尼曰晉其亡乎失其度矣夫晉國將守唐叔之所受法度以經緯其民卿大夫以序守之民是以能尊其貴貴是以能守其業貴賤不愆所謂度也夫宣子之刑夷之蒐也晉國之亂制也若之何以為法經

曰二十有九年春公至自乾侯居于鄆齊侯使高張來唁公遣使來唁淺事也亦書于經者罪齊侯不能修方伯連帥之職也昔狄人迫逐黎侯黎侯寓于衛衛人弗恤黎之臣子勸其君以歸而賦式微其一章曰微君之故者以事求人而人不有其事是謂微君之故若

昭公見逐出奔而齊莫之討淹恤日久而齊莫之納微君之故矣其二章曰微君之躬者以身下人而人不有其身謂微君之躬若齊侯設禮以享而使宰獻遣使來唁而稱主君微君之躬矣諸侯失國託於諸侯禮也諸侯失國諸侯納之正也齊之先世常主夏盟而太公受先王五侯九伯之命矣魯為鄰境甥舅之國也昭公朝夕立於其朝曾不能陳師境上討意如逐君之罪而遣使唁公豈得禮乎

公如晉次于乾侯

夏四月庚子叔詣卒秋七月冬十月鄆潰

民逃其上曰潰自是昭公削迹於魯尺地一民皆非其有矣公之出奔處鄆四年民不見德亡無愛微至于潰散豈非昏迷不返自納於罟擭陷穽之中其從者又皆艾殺其民視如土芥其下不堪所以潰與然則去宗廟社稷出奔而猶不惕然恐懼祈改過以補前行之愆也自棄甚矣欲不亡得乎噫故書以為後世戒

八年晉侯薨子午嗣鄭游吉如晉弔且送葬魏舒使士彌牟詰之曰悼公之喪子西弔子蟜送葬今吾子無貳何故對曰先王之制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葬惟嘉好聘享三軍之事於是乎使卿晉之喪事敝邑之間先君有所助執紼矣若其不間士大夫有所不獲數矣靈王之喪我先君簡公在楚我先大夫印段實往敝邑之少卿也王吏不討卹所無也今大夫曰女盍從舊舊有豐有省不知所從從其豐則寡君幼弱是以不共從其省

則吉在此矣惟大夫圖之晉人不能詰吳王使徐人執掩餘使鍾吾人執燭庸二公子奔楚楚王大封而定其徙公子申諫曰吳光新得國而親其民視民如子辛苦同之將用之也若好吳邊疆使柔服焉猶懼其至吾又強其讎以重怒之無乃不可乎盍姑億吾鬼神而寧吾族姓以待其歸將焉用自播揚焉王弗聽吳王怒冬吳王執鍾吾子遂伐徐防山以水之滅徐徐子章羽斷其髮攜其夫人以逆吳王王唁而送之使其邇臣從之奔

楚楚沈尹戌帥師救徐弗及遂城夷使徐子處之吳王問伍員曰初而言伐楚余知其可也而恐其使余往也又惡人有余之功也今余將自有之矣伐楚何如對曰楚執政衆而乖莫適任患若為三師以肄焉一師至彼必皆出彼出則歸彼歸則出楚必道敝亟肄以罷之多方以誤之既罷而後以三軍繼之必大克之吳王從之楚於是乎始病齊人孫武隱居於吳吳人莫知其能伍員薦之吳王問以兵法武進書十有三篇王大信重之

吴以益疆經曰三十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公去社稷于今五年每歲首月不書公者在魯四封之内則無適而非其所也至是鄆潰客寄乾侯非其所矣歲首必書公之所在者蓋以存君不與季氏之專國也而罪臣子譏諸侯之意具矣唐武后廢遷中宗革命自立史臣列于本紀欲著其罪而君子以為非春秋之法其言曰天下者唐之天下中宗受之於其父武后安得絶先君之世復繫嗣君之年黜武氏之號自以為竊取春秋之義信矣夏六月庚辰晉侯去疾卒秋八月葬晉頃公冬十有二月吴滅徐徐子章羽奔楚

九年晉侯將以師納魯侯范鞅曰若召季孫而不來則信不臣矣然後伐之若何晉人召季孫鞅使私焉曰子

必來我受其無咎意如會荀躒于適歷躒曰寡君使躒謂吾子何故出君有君不事周有常刑子其圖之季孫練冠麻衣跣行伏而對曰事君臣之所不得也敢逃刑命君若以臣為有罪請囚於費以待君之察也亦惟君若以先臣之故弗絶季氏而賜之死若弗殺弗亡君之惠也死且不朽若得從君而歸則固臣之願也敢有異心季孫從躒如乾侯子家子曰君與之歸一慙之不忍而終身慙乎公曰諾衆曰在一言矣君必逐之荀伯甍

子定嗣荀躒以晉侯之命唁魯侯且曰寡君使躒以君命討於意如意如不敢逃死君其入也魯侯曰君惠顧先君之好施及亡人將使歸糞除宗祧以事君則不能見夫人已所能見夫人者有如河躒掩耳而走曰寡君其罪之恐敢與知魯國之難臣請復於寡君退而謂季孫曰君怒未怠子姑歸祭子家子曰君以一乘入於魯師季孫必與君歸公欲從之衆從者脅公不得歸薛埜其君郲黑肱以濫奔魯十月辛亥朔日食晉趙鞅問諸

史墨對曰六年及此月也吳其入郢乎終亦弗克日月在辰尾庚午之日日始有讁火勝金故弗克經曰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

左氏曰晉侯將以師納公士鞅曰若召季孫而不來則信不臣矣然後伐之若何晉人召季孫鞅使私焉曰子必來我受其無咎意如出君不事君專有魯國晉實主盟不能致討而寵以會禮不亦逆哉或曰季孫事君如在國未知其罪而君伐之是昭公之過也則非矣行貨齊晉使不納公禱於煬宮求君不入及其復也猶欲絕其兆域加之惡謚安在乎事君如在國猶曰未知其罪乎齊晉不能誅亂禁姦悖君臣之義不知其從自及也陸淳以謂逐君之臣晉不之罪而反與為會書曰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晉侯之為盟主可見矣荀躒之為人

臣可知矣此不待貶絶而罪惡見者也得春秋所書之意矣　夏四月丁巳薛伯穀卒

晉侯使荀躒唁公于乾侯秋葬薛獻公冬黑肱以濫來奔十有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十年魯侯取闔吳伐越越王允常禦之吳師還越本子爵世數微遠無紀於諸國周衰東夷多附之僭稱王多棄常法以從其私欲劉子卷與萇弘謀城成周衛彪傒適周聞之見單子曰周詩曰天之所支不可壞也其所壞亦不可支也昔武王克商而作是詩也以為飫歌名之曰支以為後之人使

永監焉諺曰從善如登從惡如崩夫天道導可而省否者也今萇叔劉子欲支天之所壞不亦難乎於是天子告於晉曰天降禍于周使我兄弟並有亂心以為伯父憂我一二親暱甥舅不皇啟處於今十年勤戍五年余一人無日忘之閔閔焉如農夫之望歲懼以待時伯父若肆大惠復二文之業弛周室之憂徼文武之福以固盟主宣昭令名則余一人有大願也昔成王合諸侯城成周以為東都崇文德焉今我欲徼福假靈于成王修

成周之城俾戍人無勤諸侯用寧蝥賊遠屏晉之力也其委諸伯父實重圖之范鞅謂魏舒曰與其戍周不如城之天子實云雖有後事晉勿與知可也從王命以紓諸侯晉國無憂是之不務而又焉從事舒曰善乃與韓不信如京師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尋盟且令城成周士彌牟營成周計丈數揣高卑度厚薄仞溝洫物土方議遠邇量事期計徒庸慮財用書糇糧以令役於諸侯屬役賦丈書以授帥而效諸劉子韓不信臨之以為成

命宋仲幾不受功曰滕薛郳吾役也薛宰曰宋為無道絕我小國於周以我適楚故我常從宋晉文公為踐土之盟曰凡我同盟各復舊職若從踐土若從宋亦惟命仲幾曰踐土固然薛宰曰薛之皇祖奚仲居薛為夏車正奚仲遷於邳仲虺居薛以為湯左相若復舊職將承王官何故以役諸侯仲幾曰三代異物薛焉得有舊為宋役亦其職也士彌牟曰晉之從政者新子姑受功歸吾視諸故府仲幾曰縱子忘之山川鬼神其忘諸乎彌

年恕謂不信曰薛徵於人宋徵於鬼宋罪大矣且已無辭而抑我以神誣我也啓寵納侮其此之謂矣必以仲幾為戮乃執之以歸魯侯薨于乾侯晉趙鞅問於史墨曰季氏出其君而民服焉諸侯與之君死於外而莫之或罪也對曰物生有兩有三有五有陪貳王有公諸侯有卿皆有貳也天生季氏以貳魯侯為日久矣民之服焉不亦宜乎魯君世從其失季氏世修其勤民忘君矣雖死於外其誰矜之社稷無常奉君臣無常位自古以然詩曰高

岸為谷深谷為陵三后之姓於今為庶王所知也昔成季友文姜之愛子也有大功於魯受費以為上卿至於文子武子世增其業不廢舊績魯文公薨而東門遂殺適立庶魯君於是乎失國政在季氏於此君也四公矣民不知君何以得國是以為君慎器與名不可以假人

曹平公弟通弒其君野謚曰聲公通自立經曰三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取闞夏吳伐越秋七月冬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齊高張宋仲幾衛世叔申鄭國參

曹人莒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城成周天子有道守在四夷今至於城王都可以不書乎不曰城京師而曰城成周者京師衆大之稱成周地名也與列國等矣

十二月己未公薨于乾侯諸侯失國出奔者衆矣鄭伯突為祭仲所逐而出奔入于櫟而復國衛侯衎為孫甯所逐而出奔入于夷儀而復國昭公在外八年終以客死為天下笑何也祭仲雖專而世權不重於季氏衛侯失國猶夫人也而有推挽之者所以雖失而復得也魯自季友受費以為上卿至于意如專執國命四世矣其臣皆季氏之孚也其民皆季氏之獲也而昭公有一子家駒言不見聽計不行也不能復國宜矣故春秋詳錄其所因為後世之戒公雖失國然每歲之首月必書公在乾侯誅意如也書齊侯取鄆公圍成鄆潰絕昭公也為人臣者觀每歲必書公所在必不敢萌跋扈不臣之心為人君者觀春秋所書圍成鄆潰知社稷之無常奉

也亦必少警矣嗚呼可謂深切著明者矣

皇王大紀卷六十

皇王大紀卷六十一

宋 胡宏 撰

三王紀

敬王

十一年魯侯宋之元年晉人以宋仲幾歸于京師成周城畢歸諸侯之戍魯叔孫不敢逆其君之喪于乾侯請見子家子子家子辭不敢使告之曰公衍公為實使羣臣不得事君若以君弟宋主社稷則羣臣之願也凡從

君出而可以入者將惟子是聽子家氏未有後季孫願與子從政使不敢以告對曰若立君則有卿士大夫與守龜在羈弗敢知若從君者則貌而出者入可也寇而出者行可也若羈也則君知其出也而未知其入也羈將逃也喪及壞隤公子宋先入從公者皆自壞隤反夏六月癸亥喪至公子宋立季孫意如葬其君於墓道之南又將溝絶之榮駕鵝曰生不能事死又離之以自旌也乃止曾子問於孔子曰祭之如何則不行旅酬之事

矣孔子曰聞之小祥者主人練祭而不旅奠酬于賔賔弗舉禮也昔者昭公練祭而舉酬行旅非禮也孝公大祥奠酬而弗舉亦非禮也魯大雩魯季孫意如以昭公出故禱于煬公至是立其宫

論曰煬公伯禽之子考公之弟以弟而得國者也喪事即遠有進而無退宫廟即遠有毁而無立煬公至是十有九世矣是祧主也其不可立宫明甚所以立之者季氏以少子當魯國祭祀

自專廢立自恣重賂足以結四鄰私恩足以收百姓所懼者神怒或降之罰而已故有禱於煬公而立宫也聖人筆之於經使後人考其世尋其由則季氏誣神之罪著而禮制不至於遂亂而惑人之聽矣

八月隕霜殺菽孔仲尼在齊喜晏嬰曰善與人交久而敬之齊侯請置廩丘之邑於孔子以為養孔子辭謂弟子曰君子當功受賞吾言於齊君君未之有行而賜

吾邑其不知丘亦甚矣齊侯曰若季氏則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曰吾老矣不能用也孔子遂行反於魯命門弟子網羅天下得帝王典謨訓誥誓命之文剪截繁詞撮其機要斷自唐虞至於秦穆凡百篇是為書帝王隨時理物之軌範盡在是矣及呂政竊秦國蔑帝王之道焚毀經籍仲尼八世孫鮒鮒弟之子襄藏經籍於屋壁漢文求能治書者得濟南伏生勝所傳授裁二十餘篇景帝子魯王餘得科斗文字於孔子屋壁乃書及論

語孝經也悉以還孔氏孝武時孔襄曽孫孔安國以伏生之書參考文義定其可知者為五十八篇科斗書廢已久且錯亂磨滅故餘篇弗復可知孝武以安國為博士詔之作傳遂傳至于今世人讀是書者以為經與史異道與事反故愚各繫其時庶人知經本史而作事本道而成不入於清浄空寂之偏以承夫子之志云於是又得古詩三千篇其不近於禮義者刪之得存者三百十有一篇分為周南召南邶鄘衛王鄭齊魏唐陳秦鄶

曹豳是為十五國風次之以小雅大雅周頌魯頌商頌人之性情盡在是矣雖經焚毀亡者六篇而已愚今各以繫其時使讀者易以攷人情去就而知天命興亡之故也孔子謂門弟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又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謂子鯉曰不學詩無以言又謂門弟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詩書既成謂

弟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易之為書也伏羲始畫卦夏后氏曰連山商人曰歸藏至周文王始繫文下之詞孔子讀易韋編三絶然後克賛伏羲文王周公之義作上彖下彖上象下象文言上繫下繫說卦序卦雜卦十篇謂之十翼上彖

䷀ 彖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雲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首出庶物萬國咸寧

䷁ 彖曰至哉坤元萬

物資生乃順承天坤厚載物德合無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牝馬地類行地無疆柔順利貞君子攸行先迷失道後順得常西南得朋乃與類行東北喪朋乃終有慶安貞之吉應地無疆

論曰此彖文孔子之所作也孔子極言天地之道謂乾道變化則萬物各正性命坤順承天而萬物生焉是故雖一物之微無非天地合而後成其施者天也産者地也劉歆周禮曰以天産

作陰德以中禮防之以地產作陽德以和樂防之是裂天地為二本而中和禮樂異道矣何可以為經與易書詩春秋比乎

☵☳彖曰屯剛柔始交而難生動乎險中大亨貞雷雨之動滿盈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寧☶☵彖曰蒙山下有險險而止蒙蒙亨以亨行時中也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志應也初筮吉以剛中也再三瀆瀆則不告瀆蒙也蒙以養正聖功也☵☰彖曰需須也險在前也剛

健而不陷其義不困窮矣需有孚光亨貞吉位乎天位以正中也利涉大川往有功也䷅彖曰訟上剛下險險而健訟訟有孚窒惕中吉剛來而得中也終凶訟不可長也利見大人尚中正也不利涉大川入于淵也䷆彖曰師衆也貞正也能以衆正可以王矣剛中而應行險而順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吉又何咎矣䷇彖曰比吉也比輔也下順從也原筮元永貞无咎以剛中也不寧方來上下應也後夫凶其道窮也䷈彖曰小

畜柔得位而上下應之曰小畜健而巽剛中而志行乃亨密雲不雨尚往也自我西郊施未行也䷉彖曰履柔履剛也説而應乎乾是以履虎尾不咥人亨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光明也䷊彖曰泰小往大來吉亨則是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内陽而外陰内健而外順内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也䷋彖曰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則是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無邦也内陰

而外陽內柔而外剛內小人而外君子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也䷌彖曰同人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曰同人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乾行也文明以健中正而應君子正也惟君子為能通天下之志䷍彖曰大有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曰大有其德剛健而文明應乎天而時行是以元亨䷎彖曰謙亨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

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君子之終也䷏彖曰豫剛應而志行順以動豫豫順以動故天地如之而況建侯行師乎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聖人以順動則刑罰清而民服豫之時義大矣哉䷐彖曰隨剛來而下柔動而說隨大亨貞无咎而天下隨時隨時之義大矣哉䷑彖曰蠱剛上而柔下巽而止蠱蠱元亨而天下治也利涉大川往有事也先甲三日後甲三日終則有始天行也䷒彖曰臨剛浸而

長說而順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道也至於八月有凶消不久也䷓彖曰大觀在上順而巽中正以觀天下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下觀而化也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彖曰頤中有物曰噬嗑噬嗑而亨剛柔分動而明雷電合而章柔得中而上行雖不當位利用獄也䷕彖曰賁亨柔來而文剛故亨分剛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

成天下䷖彖曰剥剥也柔變剛也不利有攸往小人長也順而止之觀象也君子尚消息盈虚天行也䷗彖曰復亨剛反動而以順行是以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天行也利有攸往剛長也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彖曰无妄剛自外來而為主於内動而健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命也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无妄之往何之矣天命不祐行矣哉䷙彖曰大畜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剛上而尚賢能止健大

正也不家食吉養賢也利涉大川應乎天也䷚彖曰頤貞吉養正則吉也觀頤觀其所養也自求口食觀其自養也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頤之時大矣哉䷛彖曰大過大者過也棟橈本末弱也剛過而中巽而說行利有攸往乃亨大過之時大矣哉䷜彖曰習坎重險也水流而不盈行險而不失其信維心亨乃以剛中也行有尚往有功也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險之時用大矣哉䷝彖

曰離麗也日月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土重明以麗乎正乃化成天下柔麗乎中正故亨是以畜牝牛吉也下象䷞彖曰咸感也柔上而剛下二氣感應以相與止而説男下女是以亨利貞取女吉也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彖曰恒久也剛上而柔下雷風相與巽而動剛柔皆應恒恒亨无咎利貞久於其道也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利有攸往終則有始也日月得天而

能久照四時變化而能久成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觀其所恒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彖曰遯亨遯而亨也剛當位而應與時行也小利貞浸而長也遯之時義大矣哉䷡彖曰大壯大者壯也剛以動故壯大壯利貞大者正也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矣䷢彖曰晉進也明出地上順而麗乎大明柔進而上行是以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也䷣彖曰明入地中明夷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文王以之利艱貞晦其

明也內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彖曰家人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彖曰睽火動而上澤動而下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說而麗乎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小事吉天地睽而其事同也男女睽而其志通也萬物睽而其事順也睽之時用大矣哉䷦彖曰蹇難也險在前也見險而能止知矣哉蹇利西

南往得中也不利東北其道窮也利見大人往有功也
當位貞吉以正邦也蹇之時用大矣哉䷧彖曰解險
以動動而免乎險解利西南往得衆也其來復吉乃得
中也有攸往夙吉往有功也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
而百穀草木皆甲拆解之時大矣哉䷨彖曰損損下
益上其道上行損而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曷
之用二簋可用享二簋應有時損剛益柔有時損益盈
虛與時偕行䷩彖曰益損上益下民説无疆自上下

下其道大光利有攸往中正有慶利涉大川木道乃行益動而巽日進無疆天施地生其益無方凡益之道與時偕行

䷪彖曰夬決也剛決柔也健而說決而和揚于王庭柔乘五剛也孚號有厲其危乃光也告自邑不利即戎所尚乃窮也利有攸往剛長乃終也

䷫彖曰姤遇也柔遇剛也勿用取女不可與長也天地相遇品物咸章也剛遇中正天下大行也姤之時義大矣哉

䷬彖曰萃聚也順以說剛中而應故聚也王假有廟致

孝享也利見大人亨聚以正也用大牲吉利有攸往順天命也觀其所聚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彖曰柔以時升巽而順剛中而應是以大亨用見大人勿恤有慶也南征吉志行也䷮彖曰困剛揜也險以說困而不失其所亨其唯君子乎貞大人吉以剛中也有言不信尚口乃窮也䷯彖曰巽乎水而上水井井養而不窮也改邑不改井乃以剛中也汔至亦未繘井未有功也羸其瓶是以凶也䷰彖曰革水火相息二女同

居其志不相得曰革已日乃孚革而信之文明以説大亨以正革而當其悔乃亡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革之時大矣哉 ䷱ 彖曰鼎象也以木巽火亨飪也聖人亨以享上帝而大亨以養聖賢巽而耳目聰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元亨 ䷲ 彖曰震亨震來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啞啞後有則也震驚百里驚遠而懼邇也出可以守宗廟社稷以為祭主也 ䷳ 彖曰艮止也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

其時其道光明艮其止止其所也上下敵應不相與也是以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也 ䷴ 彖曰漸之進也女歸吉也進得位往有功也進以正可以正邦也其位剛得中也止而巽動不窮也 ䷵ 彖曰歸妹天地之大義也天地不交而萬物不興歸妹人之終始也說以動所歸妹也征凶位不當也无攸利柔乘剛也 ䷶ 彖曰豐大也明以動故豐王假之尚大也勿憂宜日中宜照天下也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

息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彖曰旅小亨柔得中乎外而順乎剛止而麗乎明是以小亨旅貞吉也旅之時義大矣哉䷸彖曰重巽以申命剛巽乎中正而志行柔皆順乎剛是以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彖曰兌說也剛中而柔外說以利貞是以順乎天而應乎人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說之大民勸矣哉䷺彖曰渙亨剛來而不窮柔得位乎外而上同王假有廟王乃在中也利涉大川乘木有功也䷻

彖曰節亨剛柔分而剛得中苦節不可貞其道窮也說以行險當位以節中正以通天地節而四時成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彖曰中孚柔在內而剛得中說而巽孚乃化邦也豚魚吉信及豚魚也利涉大川乘木舟虛也中孚以利貞乃應乎天也䷽彖曰小過小者過而亨也過以利貞與時行也柔得中是以小事吉也剛失位而不中是以不可大事也有飛鳥之象焉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上逆而下順也䷾彖曰既

濟亨小者亨也利貞剛柔正而位當也初吉柔得中也終止則亂其道窮也 ䷿ 彖曰未濟亨柔得中也小狐汔濟未出中也濡其尾无攸利不續終也雖不當位剛柔應也上象 ䷀ 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潛龍勿用陽在下也見龍在田德施普也終日乾乾反復道也或躍在淵進无咎也飛龍在天大人造也亢龍有悔盈不可久也用九天德不可為首也 ䷁ 象曰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履霜堅冰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

冰也六二之動直以方也不習無不利地道光也含章可貞以時發也或從王事知光大也括囊无咎慎不害也黄裳元吉文在中也龍戰於野其道窮也用六永貞以大終也☵☳象曰雲雷屯君子以經綸雖盤桓志行正也以貴下賤大得民也六二之難乘剛也十年乃字反常也即鹿無虞以從禽也君子舍之往吝窮也求而往明也屯其膏施未光也泣血漣如何可長也☶☵象曰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利用刑人以正法也

子克家剛柔接也勿用取女行不順也困蒙之吝獨遠實也童蒙之吉順以巽也利用禦寇上下順也䷄象曰雲上於天需君子以飲食宴樂需于郊不犯難行也利用恒无咎未失常也需于沙衍在中也雖小有言以吉終也需于泥災在外也自我致寇敬慎不敗也需于血順以聽也酒食貞吉以中正也不速之客來敬之終吉雖不當位未大失也䷅象曰天與水違行訟君子以作事謀始不永所事訟不可長也雖小有言其辯明

也不克訟歸逋竄也自下訟上患至掇也食舊德從上吉也復即命渝安貞不失也訟元吉以中正也以訟受服亦不足敬也

䷆

象曰地中有水師君子以容民畜衆師出以律失律凶也在師中吉承天寵也王三錫命懷萬邦也師或輿尸大无功也左次无咎未失常也長子帥師以中行也弟子輿尸使不當也大君有命以正功也小人勿用必亂邦也

䷇

象曰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比之初六有它吉也比之自內不自

失也比之匪人不亦傷乎外比於賢以從上也顯比之吉位正中也舍逆取順失前禽也邑人不誠上使中也比之无首无所終也䷈象曰風行天上小畜君子以懿文德復自道其義吉也牽復在中亦不自失也夫妻反目不能正室也有孚惕出上合志也有孚攣如不獨富也既雨既處德積載也君子征凶有所疑也䷉象曰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素履之往獨行願也幽人貞吉中不自亂也眇能視不足以有明也跛

能履不足以與行也咥人之凶位不當也武人為于大君志剛也愬愬終吉志行也夬履貞厲位正當也元吉在上大有慶也䷊象曰天地交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拔茅征吉志在外也包荒得尚于中行以光大也无往不復天地際也翩翩不富皆失實也不戒以孚中心願也以祉元吉中以行願也城復于隍其命亂也䷋象曰天地不交否君子以險德辟難不可榮以祿拔茅貞吉志在君也大人否亨不

亂羣也包羞位不當也有命无咎志行也大人之吉位正當也否終則傾何可長也䷌象曰天與火同人君子以類族辨物出門同人又誰咎也同人于宗吝道也伏戎于莽敵剛也三歲不興安行也乘其墉義弗克也其吉則困而反則也同人之先以中直也大師相遇言相克也同人于郊志未得也䷍象曰火在天上大有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大有初九无交害也大車以載積中不敗也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害也匪其彭无

咎明辨晳也厥孚交如信以發志也威如之吉易而无備也大有上吉自天祐也䷎象曰地中有山謙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謙謙君子卑以自牧也鳴謙貞吉中心得也勞謙君子萬民服也无不利撝謙不違則也利用侵伐征不服也鳴謙志未得也可用行師征邑國也䷏象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初六鳴豫志窮凶也不終日貞吉以中正也盱豫有悔位不當也由豫大有得志大行也六五

貞疾乘剛也恒不死中未亡也冥豫在上何可長也
䷐象曰澤中有雷隨君子以嚮晦入宴息官有渝從正
吉也出門交有功不失也係小子弗兼與也係丈夫志
舍下也隨有獲其義凶也有孚在道明功也孚于嘉吉
位正中也拘繫之上窮也䷑象曰山下有風蠱君子
以振民育德幹父之蠱意承考也幹母之蠱得中道也
幹父之蠱終无咎也裕父之蠱往未得也幹父用裕承
以德也不事王侯志可則也䷒象曰澤上有地臨君

子以教思无窮容保民无疆咸臨貞吉志行正也咸臨
吉无不利未順命也甘臨位不當也既憂之咎不長也
至臨无咎位當也大君之宜行中之謂也敦臨之吉志
在内也䷓象曰風行地上觀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
初六童觀小人道也闚觀女貞亦可醜也觀我生進退
未失道也觀國之光尚賓也觀我生觀民也觀其生志
未平也䷔象曰雷電噬嗑先王以明罰飭法屨校滅
趾不行也噬膚滅鼻乘剛也遇毒位不當也利艱貞吉

未光也貞厲无咎得當也何校滅耳聰不明也☲☶象曰山下有火賁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獄舍車而徒義弗乘也賁其須與上興也永貞之吉終莫之陵也六四當位疑也匪寇婚媾終无尤也六五之吉有喜也白賁无咎上得志也☶☷象曰山附於地剥上以厚下安宅剥牀以足以滅下也剥牀以辨未有與也剥之无咎失上下也剥牀以膚切近災也以官人寵終無尤也君子得輿民所載也小人剥廬終不可用也☳☷象曰雷在

地中復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不遠之復以修身也休復之吉以下仁也頻復之厲義无咎也中行獨復以從道也敦復无悔中以自考也迷復之凶反君道也☰象曰天下雷行物與无妄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无妄之往得志也不耕穫未富也行人得牛邑人災也可貞无咎固有之也无妄之藥不可試也无妄之行窮之災也☶象曰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有厲利已不犯災也輿說輹中

无尤也利有攸往上合志也六四元吉有喜也六五之
吉有慶也何天之衢道大行也䷚象曰山下有雷頤
君子以慎言語節飲食觀我朶頤亦不足貴也六二征
凶行失類也十年勿用道大悖也顛頤之吉上施光也
居貞之吉順以從上也由頤厲吉大有慶也䷛象曰
澤滅木大過君子以獨立不懼遯世无悶藉用白茅柔
在下也老夫女妻過以相與也棟橈之凶不可以有輔
也棟隆之吉不橈乎下也枯楊生華何可久也老婦士

夫亦可醜也過涉之凶不可咎也䷜象曰水洊至習坎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習坎入坎失道凶也求小得未出中也來之坎坎終無功也樽酒簋貳剛柔際也坎不盈中未大也上六失道凶三歲也䷝象曰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履錯之敬以辟咎也黄離元吉得中道也日昃之離何可久也突如其來如无所容也六五之吉離王公也王用出征以正邦也

皇王大紀卷六十一